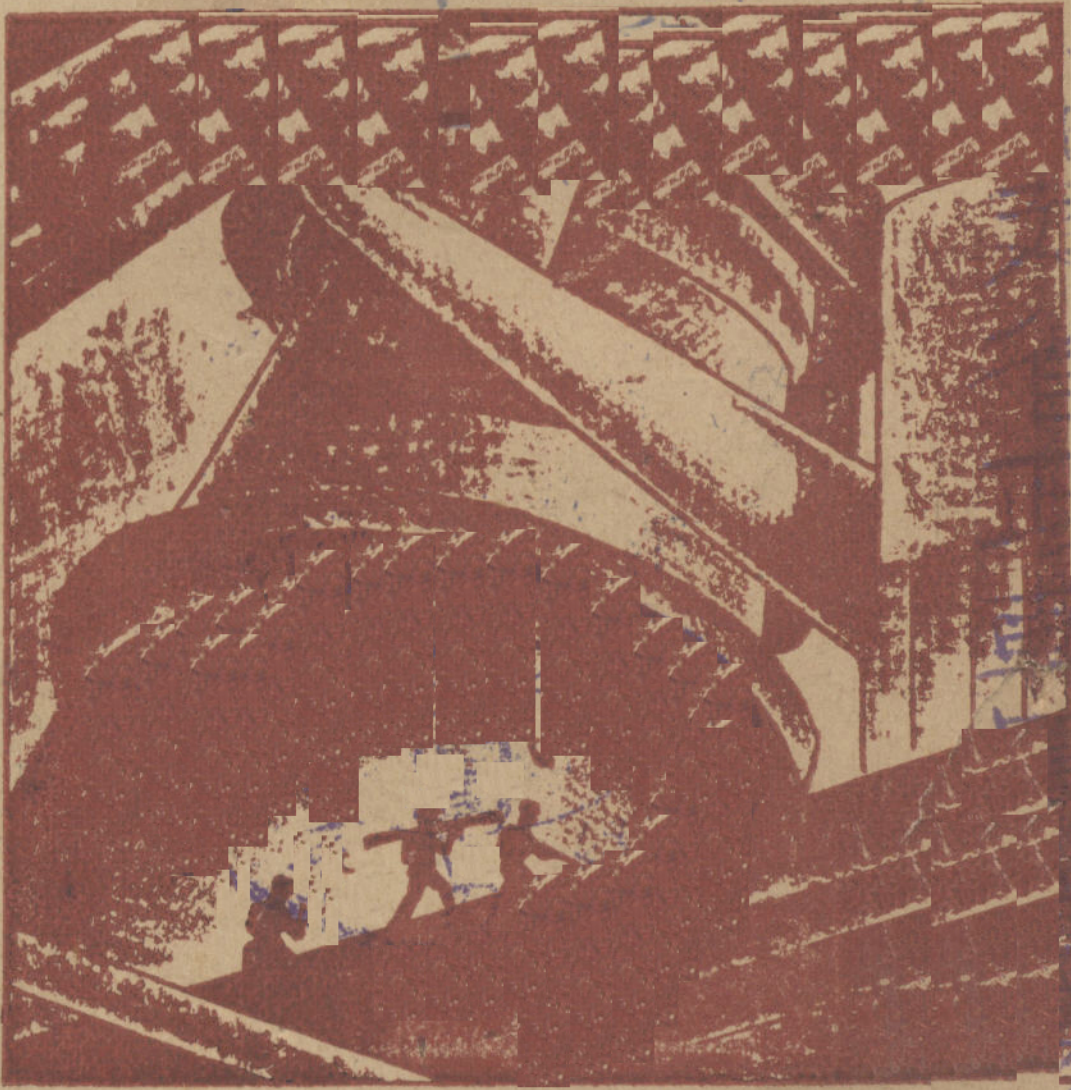


四〇八之書叢科百緯經

史 太 林 傳 記

張 呂 輝 編



上海經緯書局發行

史太林傳記

張呂輝編

在鐵弗立史的中心，剛是在布虛根的大街上，有一所軍營式的喬那才神學院，鄰接着兵士市場，顯出一付莊嚴的神氣，這裏所有的孩子都可以進去，所有的飯食，書籍一切開支，都是由國家供給的，所以那些流浪於鐵弗立史街頭的野孩子，爲着易於得着一塊麵包以果腹的緣故，都在那裏受着依着宗教所需要的儀式和德性的訓練。

一八九三年的秋天，這神學院裏又被領進一個孩子來，這孩子眼睛銳利，閃着狼一般的光輝，兩頰櫻紅粗糙，似乎已有着不少人世的經驗，但却現着兩個深深的笑渦，表示着永恆和光明。

起初，神學院裏的僧侶們因爲所收留的小寶貝實在太多了，所以再不願

收留這個老鞋匠的兒子，他們覺得他們的經濟不能再負擔已有的以上的小食客了，於是開口就是拒絕，但經不起老鞋匠的連連作揖，終于只得收容下來，雖然多一個口糧的供給對於他們的現況是只有不利的。

這個修道院是喬祁牙人信仰的保護者，自從沙皇佔據了喬祁牙，這教會的往昔的尊嚴和榮譽，就受了暴烈的動搖，在喬祁牙和俄羅斯聯結的初期，喬祁牙教會的獨立，即被廢除，而改以史拉夫的教式為喬祁牙人信仰的代替物，當然，喬祁牙的僧士們是不肯不反抗的，但是在後來十九世紀的後半期，在非人道的力量鎮壓下，他們終于投降了。

當然，這一種屈服並不是真實的，因為在教會學生的中間，大部分還是認清楚俄羅斯是可恨的民族，是無人性的壓迫者，所以無形之中，他們成為了反「沙」的唯一基本集團。

現在，我們那個新進去的老鞋匠的兒子，對於他們的生活分配上似乎是一種不幸，但對於他們反沙的意義上却是一個很大的幸運，他是那樣出衆，對於革命的信仰有着特異的靈感，雖然在那個時候，還沒有人預知他是轟開新

時代的沉重的炸彈呢！

急性的讀者一定要問，他是誰呢？他是誰呢？確是，我們應該先介紹他是誰，然後再說他壯烈的生活，他叫什麼名字，這是最所要知道的，但是，我們却須先說他的父親哩！

說起這個孩子的父親，叫做維沙里多加許維里，他先前並不是一個鞋匠，據熟知他家庭狀況的人說他幼年的時候，因為不願在他父母的所在地第杜立陸過每日呆板的工人的生活，而流浪在烏散希的山谷中，過着自由的山盜生活，但後來給烏散希人驅逐了，他趁此拐騙了一個女人，沿着急流的蔻河逃亡，不久，他在距鐵弗立史四十八里的柯里住下，成了一個喬祁牙的真正的匠人。

柯里是一座數百年來的舊城，曾經為卡斯立的帝王們作過堡壘的，崢嶸的山峯終年高戴着白雪的帽子，但在山谷裏，仍不失其亞熱帶的風味，我們的老鞋匠在這裏生下他的稚子，叫做余茶，就是我們所說起的那個小孩子。

茶茶的父親我們曉得了，茶茶的母親是烏散希人，所以茶茶是喬祁牙人。

和烏散希人的混血種，他的樂天的性情多半是得自他母親的，因為她是那樣快樂，無心事，不埋冤生活的人。

光陰梭似地過去，在偉大爽心的仙鄉——柯里——覆蔽下的鞋匠多加許維里的兒子，是逐漸的長大起來了，這個生來沉默的孩子，從不唱歌，他戴了皮的鴨舌帽，裸足閒蕩在街中，和附近的小孩子，作流血的戰鬥。

柯里的街道是寬闊的，一直伸展到街末的葡萄園，兩邊的房子相去很遠，都是非常矮小黑狹的，所以在白天，孩子們是很少留在屋內的，我們的茶茶就在那些街末的葡萄園中，度着他的童年生活，到了春天，樹木開始怒放，山腰裏溶解的雪水，就在寇河發狂似的奔放著。那時候，茶茶就有了到遠地的機會。他獨自駕了小船，沿着急流的寇河到鄰近的村落去，若在夏天的酷熱之夜，他常常在寇河的兩岸跑來跑去，直跑到疲乏了回去。

幾年以後，一個不幸的打擊加到這家庭的頭上來了，在這個老舊可愛的古城邊，突然來了一個肥胖的阿美尼亞人，開着一所高加索鞋廠，川流不息的日夜增高他的勢力，於是老年的多加維許里和他的鞋店，是走入了消滅的大

道起初他們是以買掉僅有的皮件和用具，以抵擋飢餓，但後來一切都買完了，於是他們不得不下一個決心，折毀了在柯里的家庭，茫無目的的沿寇河到鐵弗立史去。

我們很能相信「天無絕人之路」這句話，老年的鞋匠總於在鐵弗立史受了僱，他的主人就是他的敵人，這樣，多加許維里就成了普羅化的工人，同時，他的兒子也當了小工人，茶茶的昔日的孤獨的生活完全改變了，他們同伴的小流氓整日胡鬧打架，喧嘩和隨地搗亂，這樣使他的父親擔憂起來，他不願自己的兒子將來成一個流氓，而我們喬祁牙人雖下等的階級中，多少總都是能寫能讀的。

這樣，茶茶就被父親送入了學校，天然是一所喬祁牙學校，但茶茶並不是一個如他父親所料的好學生，他只願意和街市中的頑童們東馳西騁，而不願在書本上用功，所以雖經他父親的多次勸告，總是沒有打動他的心，他或者是命定要經過一番流氓生活的。

茶茶十四歲的時候，就離開了教會學校，他既是意識幼稚，又是行為粗野，

老是在著名的市場中逗留着，在這老舊的市場中，這樣逗留着的不只他一個，他和他的同伴，每每從清早起到深晚，在小酒店裏把終日的光陰消耗過去，他們實在是一個特殊階級，不時的玩耍着，嘻笑着，歌唱着，飢餓着，種種的流浪和困苦，鍛鍊得他們堅韌得和鋼鐵一樣，而反應出對於人生的可怕的猶笑來。

在這特殊階級中的茶茶，他最初是學會了受餓，後來又從同伴的口中，學到了左手紮布，突然拔刀出鞘的高加索技術，於是，這壯健而粗厲的喬那牙人的兒子，不久就完全合格的成爲這特殊的自由集團的一份子。

我們要曉得這種奇怪的特怪團體，在鐵弗立史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牠可說是鐵弗立史街的無形的統治者，明白的說，這種無聊的流氓集團的首領就是鐵弗立史街的暗地裏的街王，要一躍而爲街王是不容易的，要達到這種權力和尊嚴最高峯的地位，必須要經過無數的惡鬥，所以在鐵弗立史的近郊，每年必是有一次流氓的公開比武。

這種鬥爭是非常可怕的，流氓們組成了兩隊的集團，拿着棍棒和磚石，跟着那強盜式的領袖邁進，把對方面的人，發瘋似的亂打，那時他們再不像人都

像是惡狗，無限的血在每個人的身上標着，戰到天明，那最特異兇勇的流氓，就受到最莊嚴的慶祝。

我們的小流氓茶茶，在一年的風霜，對於這每年一度的盛大的鬥爭，抱着無限熱烈的矚望，他的筋肉，受過無數的街戰的訓練，已堅實得和鋼鐵似的，在比武的前幾天，他是焦急得和快活得不得了，他有好幾夜睡不熟，那比武的早晨，他是第一個到場，穿着黑色寬大的衣服，袖口緊緊地縛着，破的俄羅斯帽斜掀在腦後，從頭到腳，恰似一隻年青的小猛獸似的，處處都表現着力。

狂濤般的戰爭開始了，四周包圍着看客，也有暗地裏做着跑狗一般地賭博的商人，伸長着項頸，看他所做的目標，是不是得勝的，他們最初是幽默的舌戰，後來領袖當先，雙方漸漸的接近起來，終於痛毆，發狂般的擊撲。

現在，大地受過這震天動地的殺喊之後，已經安靜下來，四野蒙着太陽的和悅的光輝，在這場榮譽的戰爭的結果，我們也無從知道其中到底有多少戰士，是被人家擊落了牙齒，或是被人家折斷了筋骨的，我們只曉得這次鬥爭中，受傷最重的，要算是那個不怕死的小流氓茶茶了，他滿身都是鮮血，顛倒的被

人家抬到家裏，你們想，年老的鞋匠該是多麼悲痛啊？他不得不停下他的工作，爲他可憐的兒子洗滌傷口，幸得傷勢還不致於斷命，使他的緊壓的心，稍稍的寬鬆一點，而深深的進於沉思了。

他覺得任自己的兒子終日和那些陋巷小酒店中的聲名狼藉行爲過度流氓們廝混在一起，實在不是一件好事情，並且每個喬祁牙人應該熱望自己的兒子不是一個長官，便是一個學者，他不能成爲一個戰士，至少得成爲一個傳道者，所以茶茶的創傷復原之後，就被他的父親送到我們所說過的那個神學院裏來了。

進入院內的第一年，茶茶就和裏面的革命的民族組織接觸，他完全荒廢教義，而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將那些革命工人散給的紅色小冊讀了又讀，發現了人類靈魂上的新的世界，而對於此後的生活，得有新的默示了。

二

現在，我們要對讀者說明，那些紅冊子裏所包藏着的，就是馬克思的寶貝，

怪不得要使我們的小流氓愛不釋手了，因為這個小怪物，正是命定來實現世界新時代的未來的俄羅斯迭克推多哩！

從此他就跨上了生活的真正的階段，他已經找着了一個信仰，一個新鮮的紅色的信仰，介紹和傳播這些信仰的是鐵路工人許維里，史都勞汲賴茲，邱突立茲維里，乞海齊和臬保，他們都是純粹喬祁牙種的平民。

我們的茶茶足足在新主義的根本原則上研究了四年，在那時，革命者的隊伍裏，能左右各方散發小冊子和時常談談勞動生活的光明的人，就算是一個前進的革命人物了，何況這個緘默的、細心研究着馬克斯主義的人，當然是——躍而成爲勞工隊伍中的完全合格的模範人物了。

他立刻被承認爲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工黨鐵弗立史支部的黨員，從此以後，他就盡他的力量來宣傳他的新的福音，一八九六年他就在修道院的裏面，秘密地組織了第一個的馬克斯集團，一到晚間，青年的教士的候補者們就好多圍繞了他的臥室，聽他用半俄羅斯半喬祁牙語言所宣傳的教義，實在，他那時也還不過只學了些馬克斯的皮毛，還沒有深澈的了解共產主義哩！

但是，雖然如此，他的鋒利的口才却很能吸引他的修道的同伴，一方面，實在也，因假使有人反對他的話，這個兇暴的革命者，就會以沉重的拳頭代替他的口舌，所以他的蠻橫的性格，對於他的宣傳工作，倒也非不是一種幫助。

因為我們的茶茶並不是一個精明的陰謀家的緣故，不久，他們這個祕密集會的消息，被院裏的當局者得到了。並且有許多革命的文字和紅色的小冊，從茶茶的房中抄出來，於是這個喬祁牙人的兒子，又開始流浪了，不用說，這是因為他被院裏驅逐了出來。

這隻發怒的小野獸，他恨得教會發極，決意把院內的普羅黨員都告發出來，就立刻發了一封告密的信，第二天，名單上的人都被開除出來了，依喬祁牙人的眼光，一個男子犯告密，是最卑鄙的，尤其是喬祁牙的社會主義的集團，以為對於這個出買朋友的人，非重重懲罰不可。

但是，你們曉得茶茶對於他的回答是怎樣呢？他是怎樣說：「同志們，我們黨裏的隊伴是太少了，那些修道院裏的伙伴們，雖然也贊成革命，但他們的目的，到底是在於做一個修道士，現在我把他們告發出來，實是他們奴性的得救，

使他們對於革命的信心，再沒有旁的轉變，對的，你們要懲罰我，但在我看來，我的告發的力量，實是使黨中增加不少的我們所需要的忠實同志哩！」

不消說，他的詭辯是勝利了，並從此開始了他底真實的革命事業，他奉黨的命令從事於社會民主和社會革命兩黨的組織，幾個月之間，他嚐盡了無限的艱苦和危險，終於給他於無形中侵入了鐵弗立史工人的羣衆，他天天東藏西躲的煽惑罷工，化自己的姓名爲戈拔，大衛，或乞乞可夫，而過着非常緊張的陰謀生活。

一八九九年，可說是戈拔（就是茶茶的假名，他此後永不再用他的真名。）政治事業開始的最初期，他和他的親密的友人，高加索工人和革命者的領袖汲勃來和克池可維里從事組織第一次的高加索罷工同盟，罷工的目的是在反對最近在高加索成立的企業鐵弗立史鐵道。

戈拔日日夜夜的在賣票人中間，只要賣票人的工作完了以後，就是他傳播革命的時機，他們都在店鋪中集合着，每晚沉寂無聲的聽戈拔的清新的演說，但是這種論調實在有些使他們驚駭和害怕，且大部分又不了解，在高加索

工人們的中間，根本沒有聽到過「罷工」兩個字，只是永遠的承受着傳統觀念和工作，講到罷工到底是什麼，是更加不知道了，所以戈拔和克池可維里幾次罷工的煽動，都一點也沒有反應，但是他們就因此失望了嗎？

不！不！他們不但沒有失望，並且反覺得一個有規則的罷工，對於全體鐵路工人是急切需要的，戈拔覺得若能以文字來代替口舌宣傳，或可收得較實在的效果，他在一所友人在阿拉排所開的一所小印刷店中，開始做這種工作，因此每天就可以得到不少簡陋的小冊子，散給鐵路工人們，羣衆死沉的心漸漸活躍起來，同時他們又繼續的向羣衆作無數的演講和解釋，僵硬的已受感化了，而高加索工人的第一次罷工，也轟轟烈烈的實現了。

這是多麼可怕的變動啊！那些武裝的工人們，一齊進發攻擊那些學生和罷工的破壞者，戈拔自己站在罷工者的前方，同着滿身肌肉的克池可維里勇敢地向敵人作戰，可怕的喊聲雷動着，但是肉做的拳頭那裏敵得過粗大的鞭子，罷工者終于散去了，而哥薩克兵得了最後的勝利。

這樣，工人的暴動是完全彈壓下去了，資本主義的堡壘一點也沒有動搖，

而我們的天才的革命家克池可維里却被捕而犧牲了，這件事使戈拔永遠深痛，他後來時常嘆息着說：「在黨的伙伴中，我從來沒有再見一個革命者的善良博學和努力，像那高加索不幸夭折的工人領袖克池可維里一般的。」

但是，幸運得很，我們的戈拔悲痛之餘，自己却幸得平安地過去，這不知是他的命運好，還是他溜逃的本領好，總之，他從警察嚴密的監視中，是很安全的隱匿了。

一九〇〇年，狡滑的戈拔又在鐵弗立史行動了，他和汲勃來磁一同組織聯俄社會民主勞工黨的第一屆鐵弗立史委員會，而同時自己做這次組織的高加索革命委員這時，他得汲勃來磁（就是葛挪吐夫斯基）的告訴，知道了全俄革命黨領袖列寧，並且還時時從汲勃來磁手中得到列寧在尼門克出版的共產黨機關報《火花》。

這時候，黨的中間有一個急切的問題要解決，就是利用何種最好的方法，以進行革命理論的宣傳，黨中的老黨員，以為還是仍依照以前的方法，拿每一個工人的個人，經過若干時的觀察以後，如認為可靠的，就介紹他入革命者的

階級中，然後作革命的有系統的訓練。

但幼稚的戈拔却極力反對這種個人選擇和訓練的辦法，在他看來，眼前革命運動所需要的，是要有一個工人的大示威，所以最好能用民衆運動的方式，代替那逐漸拓殖的辦法，不消說，這種急進的辦法，在年高的理論家看來，是極度危險的，但經過幾次暴烈的爭辯以後，戈拔的主張終於受大衆容納，於是革命的重心移到街心來。

一九〇一年的春天，高加索的第一次公開示威，已受戈拔着手籌備了，那時，老年的革命者是代他担心的，但是，一方面也極願他的冒險能夠成功，突然，第二次的暴風雨又可怕的開始了，千萬的工人們都麤集在空場上，分好隊伍，發狂地穿進市街。驚人的吶喊與雜亂，一時充塞了街道，看啊！在這些瘋狂的羣衆前面領導着的，不就是那上次罷工運動中沒有被警察抓捕的青年領袖戈拔嗎？

對的，正是他，他的計劃是成功了，這次警察完全沒有用處，示威是得了一個完全的勝利，於是戈拔就把這個好消息寫信報告在遠地盼望的朋友，但正

在這個時候，鐵弗立史當局對於這個鞋匠的失業兒子，已密令逮捕了。

那時候，戈拔友朋中間的一個，聽到了這個風聲，就立刻報告了他這個急切的逮捕消息，頃刻間，戈拔已不再在鐵弗立史了，一個鐵路工人帶他與一個脚夫，而由這脚夫轉從一個機關工友，帶他到一個看守工友，跳上了外高加索的鐵道，等到警察拿了逮捕狀來捉他的當兒，他早已是在去巴登的旅途中了。

三

巴登是個喬祁牙黑海旁的商埠，自從俄羅斯征服了黑海東岸以後，這個城市就大大的刷新起來，寬大的街道，美麗的歐化式的房屋和公園，戈拔在那裏下車時，就受着那城中無數工人熱烈的歡迎。

不消說，戈拔一到這裏，就立刻開始了他的宣傳，他照舊是實行他原來的方法，以罷工和示威，為向工人階級廣播革命的無上方法，好像和在鐵弗立史一樣，他依然認清罷工是能向全世界作新時代的最有力的證明。

巴登的工人們在青年的戈拔的統領之下，對於革命的潮流，毫不受阻的

接受了，幾個月以後，他們立刻舉行了一個油廠工八的罷工，和一個反抗性的示威運動。

但這一次反動對於戈拔或可說正是不幸的起點，因當時的俄羅斯總督王子戈立精從許多的示威運動和許多革命文字的傳播中，得到了相當的線索，他已感覺到這種現狀的顯呈背後必有一個精密的組織在暗中操縱着，他立刻命令警察在車站街角，努力作逮捕任何嫌疑犯的工作。

一九〇二年五月一日，工人們停工慶祝他們的五月節，在巴登附近花園的樹蔭下，一個痘痕滿面，額部低狹，兩眼微小的瘦人，興奮地領導工人在那裏演說，羣衆是用着全神貫注着，對於這位青年革命家的語調，感着無限的滿足與狂喜，突然，一批警察降臨了，他們粗野的驅逐着羣衆，但他們的目標是集中在那個青年人，這次我們的戈拔無論他是怎樣的狡猾，怎樣的死鬥，都一些也沒有效用，終被碩大的警察，摔到巴登的牢獄中去了。

這雖是一種不幸，但在戈拔的革命生活上，實可說是跨上了第二段階梯，因為一個革命者，是祇有坐在牢獄裏的時候，才可把他日夜永不放鬆的苦工，